



深闺记事

SHEN GUI
JI SHI

源水
著

下

此生如瓷，
炼不出洁白莹润的品性，
便出不得这焚骨销金的窑炉！

似是红颜间的风云博弈，
却牵动高墙后的势力角逐。
且看一个不落窠臼的故事，
如何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九州出版社
JIUZHOUTPRESS



SHEN GUI
JI SHI

深闺记事

源水
著

下

深閨記事

目

录



第十回 掌珠怒显正室风

001

第十一回 两人心悦解心结

025

第十二回 狠荷娘陷人不义

051

第十三回 双喜临门起纷争

075

第十四回 一夜至宝喜临门

101

第十五回 再遇阿路相无言

133

第十六回 京城人多居不易

165

第十七回 宴会入险难脱身

191

第十八回 雪化春来万事兴

221

第十九回 似君心不负相思

247



第十回

掌珠怒显正室风

掌珠两人回到姜家，先去给姜夫人请安，姜夫人只笑眯眯地问陈太夫人可好，又说明日不必请安，先休息一天再说。

姜铎一本正经地回应。

掌珠发现姜铎回到姜家就变成这种老成的样子，像在琉璃园时的那种调情更是没有了，掌珠一时说不好姜铎是故意在陈家这样的，还是故意在姜家这样的。

姜铎变得忙碌起来。

掌珠也真正地开始了姜少奶奶的生活，小妾、外室还有那位崔家女的事情都需要处理。

崔家女倒是可以先放下，掌珠在等机会，崔家现在只是向她和姜铎透话，若是他们都不理会，崔家怎么办？怕是会继续闹大吧。她等的就是那个时候，破釜沉舟，到时候沉的就是崔家这条船。

因此掌珠先询问秋白关于红榴的事。

秋白没有和她回陈家，只在竹院看家。

秋白是个聪明伶俐的，自然知道掌珠留下她是干什么。

秋白给掌珠送来一碗莲子粥，掌珠小口小口地吃，秋白才道：“少奶奶离开的这几日，只春茶姑娘来了一次，是想知道少奶奶有没有为红榴姑娘请郎中或者是特别照顾红榴姑娘。在少奶奶要回来的前两天，红榴姑娘的小丫头来过一回，说是红榴姑娘有些不舒服。”

掌珠擦了擦嘴，笑道：“你怎么办的？”

秋白笑道：“按照少奶奶离开之前交代的那样办的，努力拉着那个小丫头去夫人那里报备一声，说是请郎中，那小丫头吓得脸都白了，只说红榴姑娘只是昨晚没睡好而已。”

掌珠将碗递给秋白，道：“看来这红榴果然是装的。大小姐去看过她吗？”大小姐说的就是姜荷娘。

秋白眼中露出佩服的神色道：“这事第二天，大小姐就借故去看红榴姑娘了。”

掌珠颌首，这个红榴怕是先派那个小丫头过来打探，若是秋白有一点点不想找

郎中的打算，红榴也就装怀孕装下去了。

若是红榴真怀孕了，那么她不在家的时候，最适合透露出来自己怀孕，从红榴的角度来说，她应该阻止红榴检查怀孕，不然以后就不好下手除掉“孩子”了。所以红榴在她要回来前才出这么蛾子。

说不得红榴这两天一直期待她有动作除掉“孩子”。

掌珠叹了一口气，她若是真有这害人的心思，怕也就着了红榴的道。没想到红榴有这份心机，怕这其中也有姜荷娘的份儿。

秋白小声道：“少奶奶看怎么处置她？”

掌珠摇摇头，怎么处置？红榴从一开始只是说不舒服，掌珠笑道：“说谎的人是要尝到后果的。”

秋白一时也不明白，这时晓初进来道：“少奶奶，三位姑娘过来请安，您看？”

掌珠道：“让她们回吧，明天再来，今天我休息休息。”顿了一下，道，“让秋白去说吧。”说着看了眼秋白。

秋白自是明白怎么回，便出去了。

不一会儿，掌珠与晓初便听秋白在骂道：“你们不知道少奶奶累了么？连夫人还说让少夫人休息呢，难不成你们比夫人的脸面还大？还巴巴地过来打扰，若是不见你们，少奶奶还落个不贤。”

屋里，掌珠忍不住笑道：“这嘴巴真是利。”

晓初笑道：“是少夫人调理得好。”

就听那三人连忙道歉，然后离开了。

秋白这才进来，笑道：“这下心中才舒服了不少。”

掌珠道：“你看那个红榴气色怎么样？”

秋白想了一下，道：“奴婢看着倒是很好。”

掌珠点头不说话，看来是不打算生病了，也知道这招对她没用了，而且姜铎或许也会去她们房中了……

榴院。

崔姨娘无奈地看着红榴哭，不高兴地道：“你对我哭有什么用，有这劲头，你也应该去找大爷。”

红榴道：“姨娘，奴婢也就只能找您哭几声，奴婢前几日有些不舒服，还怕少奶奶以为奴婢有了，结果，少夫人居然连问也没有问。”

崔姨娘不说话，挑了一下眉，然后小心地问道：“你到底有了吗？”

红榴心中很不高兴，好在也是装哭，倒是更像了几分，道：“自然是没的，有的话，奴婢一定会第一个告诉您的，但是看少奶奶如此不上心，奴婢真怕……”

崔姨娘叹了一口气，道：“她年纪小，自然不当回事，以后有夫人教导会好的。”崔姨娘并不好直接说掌珠不好。

红榴也感叹道：“唉，奴婢就是怕少奶奶年纪小伺候不好大爷，若是姨娘能教导两句，怕是大爷也高兴。”

崔姨娘摇头道：“你要明白你我的身份，可不能自以为是，要不然以后我也救不了你的。”

石榴心中不耐烦，这些她自然知道，又叹道：“若是大爷身边有姨娘的人也就不怕这样了。”说着不好意思地道，“奴婢看着大爷并不喜欢奴婢，怕是耽误姨娘了。”说着又嚤嚤地哭。

崔姨娘不说话，这些她自然也早就看出来了，但是她有什么办法，本来她想先把崔家女弄来，等到掌珠嫁进来，说不定儿子都有了，却没有想到会这个样子。

石榴擦了擦眼睛，小声道：“听说那位崔家姑娘还在外面等着大爷呢。”

崔姨娘眼睛一亮，随即又无奈道：“我有什么办法。”

石榴暗中咬牙，想了一下，道：“说来，姨娘毕竟是大爷的生母，给大爷找个可心的人自然说得过去，再说少奶奶面上不显，其实心里还是尊敬您的，说不得您提一下，这事也就成了。也说不好是少奶奶面嫩，才不好意思让崔家女进门的，唉，偏偏夫人也从来不管大爷的事。”

最后一句话倒让崔姨娘上心了，现在姜铎已经不小了，若不是姜夫人一直拦着，她早就当祖母了。

崔姨娘慢慢地点点头，心中想着怎么劝掌珠……石榴心中暗笑，自是不提。

第二日，掌珠给姜夫人请过安后，就回了竹院，这三个人已经在门口等着掌珠了。

掌珠这次很痛快地让人进来。

掌珠笑道：“我从家里也带了些小玩意，已经送到你们那儿去了，若有喜欢的就再和我要。”

三人都行礼道谢。

小金桃更是不客气地道：“奴婢看那花样倒是新，虽说扬州与苏州离得不远，偏偏最新的、最好的总是先到苏州。”

掌珠笑道：“不过是些小玩意，以前我是最不喜欢绣这些花样的，这个还没有绣完，就有新花样传过来了。”

小金桃连忙道：“绣这些东西哪里还用得着少夫人，少夫人若是不嫌弃奴婢的手艺，有喜欢的花样就送到奴婢这里来，奴婢帮着绣。”

春茶则还是微微皱着眉头，大概还是担心石榴，石榴则一副健健康康的样子，虽然没说话，但也看得出来，她好得很。

掌珠对石榴道：“石榴姑娘可好些了？”

果然春茶马上关注起来。

石榴笑道：“已经是好了，果然是那几天有些热。吃了两块西瓜就好了。”

春茶忍不住道：“怎么吃西瓜呢，多寒。”

其实石榴的意思就是自己没有怀孕，偏偏春茶听不出来。

掌珠向春茶道：“我年纪小，倒是不大懂这些，不过两块西瓜，我看石榴姑娘已经是好了……”

好在春茶虽然反应慢一些，却并不笨，知道不能提石榴可能有了的话，只是道：“奴婢也是听老一辈的说，这西瓜是寒性，吃多了胃不好。”

掌珠点点头，故意一副担心的样子看着石榴。

石榴连忙道：“奴婢确实已经好了，以后不吃西瓜就成了。”

掌珠道：“要不还请大夫看看？”

红榴刚想拒绝，春茶就道：“如此最好，奴婢也担心红榴妹妹呢。”

掌珠马上让人请了大夫，只说对姜夫人那边说红榴可能有些中暑。

红榴气得咬牙切齿，现在请大夫有什么用？恨不得吃了春茶，小金桃只一旁笑呵呵地看戏。

掌珠只是一副笑模样，她本来也想治治红榴，没想到春茶这么会递话。

掌珠也没有让人避开，直接请大夫当门诊脉，免得红榴再出幺蛾子，搬了个屏风过来，她们在屏风这边，红榴、大夫、晓初等人在那一边。

羞得红榴拿了个手帕盖在脸上。

大夫诊脉后，红榴自然是什么病也没有，但是掌珠笑着问大夫：“她这几日因为天热睡不大好，吃不大好，可是中暑了？”

这症状说来倒是中暑的样子，大夫又是姜夫人的人，听弦听音，道：“是有些中暑，怕是要休养几天。”

春茶一听真是中暑，有些失望，红榴脸色白了几分，更加像是中暑了。

掌珠道：“那就请大夫开点药吧。”

一旁自有晓初跟着大夫出去。

掌珠对红榴道：“你回去好好休息，也不要过来请安了，身子重要，就等到立秋了再说吧。”

这一句话就相当于把红榴关到立秋了。

红榴差点跌坐在地上，要知道等掌珠回门后，姜铎说不好就可以去她们房里了，她们自然就可以怀孕了……结果……

掌珠挥挥手，让她们出去了。

掌珠对秋白道：“让人好好看着她，不许怠慢她，但是也不许她出来。”

秋白自是应下。

掌珠才松了一口气，只觉得心中出了口恶气。

红榴的事，在第二日请安的时候，掌珠在姜夫人面前提了一句。

姜夫人只笑盈盈地道：“你院中的事自己处理就好，我是相信你的，不过是个丫头，让她好好养病就行了。”

姜夫人对掌珠表现出绝对的信任，这让掌珠心中很舒服。不一会儿姜三夫人便过来，见到掌珠，趁着掌珠还没有出去的时候，连忙道：“铎儿媳妇，婶娘正好想求你一件事。”

掌珠心中一愣，相对姜二夫人来说，她确实和姜三夫人熟悉一些，但是两人也不过是点头之交，而且看姜三夫人的性子，怕是和每个人都是如此好的，掌珠还真说不清楚有什么能帮上姜三夫人的。

掌珠看向姜夫人，姜夫人朝掌珠笑笑，想来姜三夫人应该没有什么恶意。

掌珠笑道：“婶娘也未免太客气了，这事就算是掌珠办不了，掌珠也会让大爷帮忙想办法的。”

掌珠自然不会说办不了，只能把事情扯到姜铎身上。

姜三夫人拍着掌珠的手，道：“其实不过是小事，不必惊动铎儿的，更何况其实是咱们女人间的事。”

掌珠一时猜不到什么事，但是看此事还是女人间的事……

姜夫人趁机道：“你们娘俩先聊，我去看看给老爷炖的汤怎么样了。”

掌珠电光石火间想到上次在这里听到只言片语，莫非是这事？

姜夫人出去后，姜三夫人才不好意思地道：“其实这事本不该请你这个晚辈帮忙的，但是偏偏……”

掌珠心中已经有谱，并不接话，只是一副认真的样子。

姜三夫人无奈，只得主动道：“唉，这事说来话长，我在生了你三妹妹后身子就不大好，虽然又怀过两次，但也都流产了……”说着姜三夫人叹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伤感的神色，很快收敛接着道，“我是想着给你三叔纳一房小妾，就是生个闺女，也好过膝下就你三妹妹一人，再说能生闺女过两年说不定也就能生个儿子。”

果然是这事，掌珠道：“自是应该的，只是……”只是这事为何非要找她帮忙？之前不是求到姜夫人那儿去了吗？

姜三夫人脸微微红，咬了咬牙道：“这事确实是求不到你这里……”顿了一下，下定决心道，“我直说吧。你三叔和我对纳妾这事比较慎重，难免挑剔一些，毕竟指着她生下儿子，你婆婆那里也帮我物色着，偏偏没有合适的，这事我们都想办得隐秘点，因此就想起你了。”

掌珠明白，还有一个原因就免得姜二夫人从中作梗，姜二夫人也出身名门，是五大世家中莫家的姑娘，若是真使劲不让姜三夫人找到合意的女子当妾也不是不可能。

掌珠沉吟一下，这事她是不想管的，一来是辈分上不合适，二来是这就牵扯到三房的私事了。但是也不能袖手旁观，让二房过继孩子给三房，这样对大房肯定是不利的。

姜三夫人见掌珠没有马上拒绝，连忙道：“想让你帮忙也不是非要你找个人，多一个人多一条路子，你写信问问你婶娘，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人选。”

只能这样了，到底怎么帮还得问问姜夫人和姜铎，若是值得帮，找个满意的人也不是不可能。

掌珠灵光一闪，说不定可以……这件事，怎么也要掺和一下了，掌珠笑道：“不知道三婶有什么要求呢？”

姜三夫人很高兴，拉着掌珠说了一上午。

掌珠回去后，脑子还嗡嗡地响，就凭姜三夫人的要求，姜二夫人不下绊子姜三夫人也不见得能找到合心意的。

最基本的要求，如相貌好、出身清白、性子好……这些都要有，也好说，可是，年龄上还有要求，不能太小要不好生育，也不能年纪太大，双十年华左右最好，家世清白还不成，最好门第再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还不能太好，最好不是庶女，或者干脆是孤女，不会有什么亲戚找上门来。

这些要求倒是让她想到一个人……

掌珠叹了一口气，孩子果然是最重要的。

姜夫人也暗示她，要是能帮上最好，毕竟帮姜三夫人要比对付姜二夫人好办些。

掌珠回来时，春茶与小金桃已经先离开了，掌珠也无心应付这两人，只是坐在屋里喝茶，她想静静地待会儿。

其实她这个少奶奶也无非就是伺候好姜铎和姜夫人，其他时间别生是非，甚至连生儿子她都不必有负担……

掌珠无奈地摇摇头，有时候太轻松也不是什么好事。

正想着就见姜铎大步流星地走进来，掌珠脸上自然而然地露出些笑意，走到门口迎向姜铎。

姜铎笑道：“我听母亲说你从松院回来的时候头有些疼？可是累着了？你该多歇两天的。”

掌珠心中暖暖的，昨晚她告诉姜铎红榴中暑了，姜铎也不过是点了一下头，掌珠笑道：“不累，我又不是小孩子。”

姜铎弹了一下掌珠的脑门，笑道：“你怎么不是小孩子？”

掌珠更喜欢这个和她开玩笑的姜铎，不过姜铎在姜家向来低调，今日怎么这么高兴？

掌珠问道：“可是有什么高兴的事？”

姜铎一愣，笑道：“看见你就觉得高兴而已。”说完便进了屋，饮下掌珠剩下的半盏茶。

掌珠无奈地摇摇头。

两人坐在小几旁，掌珠想了一下，道：“今日三婶娘拜托我件事，我也正想问问夫君呢。”

姜铎叹了一口气道：“这事还是求到你这儿了。”

看来姜铎知道是什么事了，掌珠点点头，问道：“夫君你看，我这边该如何行事呢？”

姜铎知道掌珠是个谨慎的人，但是听到掌珠询问他，心中还是高兴，被亲近的人依赖当然是好的。

姜铎道：“这事最好能办成，帮三婶娘一个忙，她心里也会记得你。”

掌珠微微皱眉道：“只是，万一将来……”

姜铎想了一下，道：“这是个问题，但是眼下，总比三婶娘家过继孩子强，实在不行，只得找到合适的人后，在同三婶娘讲清楚了。”姜铎见掌珠还是皱着眉头，道，“我也会暗中物色合适的人，到时候你直接说是你找到的就好。”

掌珠摇头道：“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物色？就是你那些小厮怕也是找不到什么正经的，不然三婶娘何苦把这事托给妾身，直接交给三叔好了。”顿了一下，笑道，“别到时候没给三婶娘物色到人，你这里倒是物色个人。”

姜铎一愣，无奈地笑着摇摇头，道：“我好心好意帮你，你倒是拿话挤对我。”

掌珠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道：“妾身不敢说是有远见，怎么也算是以防万一吧。”

姜铎无奈道：“可真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掌珠道：“可不是呢，外面的小女子可厉害着呢，见了夫君一面就一见倾心了。”掌珠指的是崔家女。

姜铎收起嬉笑的表情，正色问道：“这崔家女你打算如何？”姜铎只觉得掌珠可能是吃味，心中不觉得讨厌反而是新奇。

掌珠一愣，笑道：“我也想问问夫君呢，若是喜欢，我就让她进门也无妨。”

姜铎看了眼掌珠，道：“此话当真？”莫非掌珠真的无所谓？这心又提起来了。

掌珠笑道：“那要看夫君到底有没有良心了，我这新人还没有旧就又要让新人进来了。”

姜铎叹了一口气，女人心真是大海针，掌珠明明不想让人进门，还非要说得这么隐蔽，若不是他心思细腻，说不好……

姜铎也就不再暗示，直接道：“自是不希望她进门的，若是想让她进门早让她进门了。”

掌珠心中高兴，便道：“夫君若是相信妾身，这事就交给我。只是夫君别怪我下手狠。”

姜铎更多的是好奇，故意作揖道：“那就有劳夫人了。”

掌珠笑而不语。

两人也不过闲聊几句，姜铎便去了书房读书，掌珠本想小憩会儿，却不想崔姨娘让人传话过来，若是她得闲了，想和她说话。

崔姨娘毕竟是姜铎的生母，即使身份尴尬，掌珠对崔姨娘也很是尊重，给姜夫人送去的东西，从来少不了崔姨娘，不过是减两分而已。

虽然掌珠不能时常探望，但是也经常派人过去询问，崔姨娘倒是第一次请她过去说话。

掌珠想了一下，道：“大爷现在还在这里，我不得空过去，等到明日上午我给夫人请安后就过去探访姨娘。”

掌珠之所以这样说，是担心若是这次她放下姜铎直接过去，下次崔姨娘就敢晚上将她叫过去。

这话传到崔姨娘耳朵里，崔姨娘自然觉得掌珠对她不上心，很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

第二日，崔姨娘见了掌珠，也不客气，直接道：“我听说外面有个崔家女……”

崔姨娘刚开始对掌珠说这些的时候，虽然面上冷静，其实心中也是害怕，只是一想到自己是为了儿子好，这个儿媳妇又瞧不起自己，崔姨娘也就硬下心肠：“你年纪还小，春茶她们年纪又太大，正好有个崔家女，接进来也无妨，你只要服侍大爷高兴了，以后必有你的好处，你这少奶奶的头衔也没有人抢。”

掌珠心中冷笑，这么个空头衔肯定没有人抢，合着真把她当木头人了。

不过掌珠面上还是一副安静的样子，让崔姨娘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崔姨娘更希望掌珠出言不逊，她就有理由发作。

因此崔姨娘更不客气，道：“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我也是为了你和铎儿好，早点生下长子，你也可以培养感情，心里也踏实，对吧？铎儿年纪都这么大了，总该考虑考虑以后了。这个崔家女一心只对铎儿好，又是你接回来的，一定会对你心怀感激，将来若是她对你不敬，我也不饶她。”崔姨娘似乎找到了当婆婆的感觉，又继续道，“虽然铎儿说让你看着办，但是哪只猫不偷腥？你可别真的傻乎乎不让人进来，铎儿心中说不得还要怨你，万一是铎儿亲自把人接进来，你脸上也无光不

是？你好好想想吧。”说着抿了口茶。

掌珠只当崔姨娘送客，告辞离开。

崔姨娘一愣，这掌珠还没说要不要把人接进来呢怎么就走了？崔姨娘想追问道，又端着架子，罢了，反正她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掌珠应该会接人的，毕竟她算是掌珠的半个婆婆。

掌珠心中自然是不高兴想要发作，偏偏碍于崔姨娘是姜铎的生母……掌珠这个时候才深刻地体会到有两个婆婆的不易，尤其是被一个小妾如此说。

难怪周氏之前不乐意宝珠嫁过来。

掌珠虽然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但是心中还是恶气难平，她也不可能去和姜铎说这些……

不知不觉，掌珠走到花园。

姜家的花园并不比陈家的漂亮，不过是中规中矩的亭台楼阁而已，因此掌珠并不经常来，现在正是六月仲夏时节，天气炎热，掌珠带着侍女站在一旁的树荫下，正巧看见姜荷娘和三房的姜莲娘在池亭赏鱼，看着颇为惬意。

掌珠轻咬一下唇，姜夫人将宅院弄得跟铁桶似的，崔姨娘如何知道崔家女在外面痴情等待？姜荷娘时常参加聚会、宴会，自然消息要灵通些。

掌珠倒是没有想到是姜荷娘告诉红榴，红榴又告诉崔姨娘的。

不过这些事端确实是姜荷娘引起的。

姜荷娘现在十八九岁，也没有定亲，心中一直惦记着太子，纵使装作大方地参加各种宴会，但是背后说她的人不少，姜荷娘性情早就变了，看到掌珠顺利嫁到姜家，她心中更是嫉妒。

崔家女与她情况差不多，年龄也差不多，两人自然谈得来，更何况崔家女又处处赔小心，姜荷娘虽然对崔家女不算是真心的，但是身旁有这么个跟班的，姜荷娘自是高兴的，因此一直暗中和崔家女联系。

再说，将来崔家女要是能在姜铎的后院占一席之地，对她也是有好处的。

这边姜荷娘知道崔姨娘找过掌珠后，便给崔家女传了个口信，只说可以行动了，她便在自己的荷园看戏。

没过几天，外面就纷纷传言姜铎太过无情，是个负心人，抛弃了崔家女。

这话都已经传到姜家内院了。

姜老爷很不高兴，连着好几天都没有给姜铎好脸色看，因为并不想落实外面的传言，只挑着其他的错处骂了姜铎一顿。

因为姜铎之前说过这件事交给掌珠办，所以姜铎并没有对掌珠说其他的，也没有给掌珠施加压力，只是默默地挺着。

掌珠也暗自咬牙，就是不松口让人进来，现在让人进来，不就是承认他们有过私情了吗？而且，她想，崔家女应该还有后招。

果然，崔家女站出来说自己是心甘情愿的，她一心爱慕姜大爷，与姜大爷无关，况且这件事早就交给姜少奶奶处理了，她相信姜少奶奶一定会明辨是非的。又说什么能够认识姜大爷已经是她的福分了，如果不能进门，她一辈子也不会嫁人，如果姜少奶奶能开恩让她进门，让她端茶送水她也愿意，更愿意为姜少奶奶

吃斋念佛。

总之，崔家女将自己塑造成大魏第一苦情女，众人也将目标转到掌珠身上。

就连其他的世家夫人都认为，不过是一个侍妾，收了房又怎么样？何苦把一个清白女子逼成这个样子？

姜夫人也难免问掌珠：“你这事如何想的？”人进来不进来都无所谓，但是姜家低调这么多年，实在不值得为了个小孤女如此让人说道。

掌珠笑道：“婆婆不必担心，掌珠心中有底。”

姜夫人想说什么，还是咽下去了。她要时刻记得，眼前的人不是自己的亲儿媳。

姜夫人知道崔姨娘找过掌珠，话里的内容她也知道八九分，姜铎是自己养大的，她也是心疼，只道：“你若是真不想让人进门，这事我处理也成，你和铎儿毕竟刚成亲，铎儿可说什么了？”

掌珠摇头道：“大爷只说这事交给妾身处理。”也算是变相拒绝了姜夫人。

姜夫人点点头，心中自是明白。

现在话都传到这个份儿上了，姜铎也没有多说一句话，看起来很信任她，姜夫人虽然有些担心，但也是想帮她。

掌珠心中还是有些感激的。

尤其她现在可以说是亲身体会到了姜夫人的不易。

掌珠想了想，便轻声在姜夫人耳边说了她的打算，姜夫人挑了一下眉。

掌珠问道：“不知道掌珠这样办，母亲觉得怎么样？”

姜夫人想了想道：“若是真能如此，自是好的。”

掌珠笑道：“媳妇还小，还请母亲多多指点。”

姜夫人叹道：“虽说有些狠辣，但是这崔家女若不是如此紧紧逼迫，她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又过了几日，到了七月，姜家邀请各世家贵妇、贵女荷塘采莲，也算是掌珠第一次以姜少奶奶的身份出席宴会，这次她就不能像之前那样与贵女们到处游玩，而是与姜夫人一同陪着这些贵妇。

大多数贵妇都想知道掌珠怎么处理崔家女的事，这事出在别人家，她们自然只当看个乐子。

有很多人认为掌珠说不定会借这次机会将崔家女接进门。

陈家没有来人，周氏虽然巴不得过来看掌珠出丑，但是偏偏玉珠与宝珠的婚事她都要处理，自然是无暇过来。

众人坐在游船上，柔风掠湖，荷香阵阵，舒适得很，偏那没有眼色喜欢挑事的贵妇提起崔家女。

掌珠就等着有人问呢，便直言道：“唉，诸位婢娘、嫂嫂爱怜我，才会劝我，我如何不知？”这一句话把那些想挑事的人说得脸红，掌珠继续道，“其实不过是纳个妾，有何难，只是我才入门不足百日，婆婆和夫君疼爱我，才一直没有提，没想到那女人倒是使出这些手段逼迫我。”说着掌珠故意抹抹眼角。

底下自有人觉得掌珠可怜，有贵妇说什么事已如此，为了夫君的名声也应该接进来。也有人说什么崔家女在外面等了三年，也该进来。

掌珠听了，便问道：“我也有一事不明，还请诸位婢娘、嫂嫂帮忙开导一番。”掌珠等到众人都静下来，才道，“这崔家女说是与我丈夫一见钟情，请问她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是什么时候见的？又是在哪儿见的？她既是孤女，又为何和崔家两公子住在一个屋檐下？若不是孤女为何自称孤女？莫非想嫁入我家想疯了？”还好周氏没来，不然这些话，掌珠自然是不能说的。

她可不想让崔家觉得自己好欺负。

众人窃窃私语。

掌珠又道：“妾身知道是崔家心善才如此，也或者她与我夫君是不小心撞见的，只要有心，这些事还不能做到吗？只是，妾身不明白了，妾身也不怕诸位笑话，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婆婆便与我婢娘暗中议婚，待到我十四岁的时候，才定下婚事，十六岁我嫁入姜家，这些年我恪守礼仪，阁楼都难得出一步，岂不是更痴情？怎么她一个只见过我夫君一面就日日思君的多情女子就得了赞扬？莫非我清清白白的女子也该自污？我大魏的贵族女子也要有样学样？”掌珠停下喘口气，其他人已经被掌珠震住了，这些人都是正室嫡女，就是有庶女，也难成为小妾，之前开口有帮着崔家女说话的，其实内心也都羡慕崔家女，她们自持身份自然不可能学崔家女，但是保不准别人会学。

现在听了掌珠一席话，也都为自己、为掌珠叫屈。

掌珠又冷笑道：“我就奇怪了，我一堂堂大妇，还要接个小妾进门？那我大魏正室的尊严在哪儿？”

这话说出来，自然是得到众人的一致赞扬，若是掌珠这儿开了先例，难保自家也会发生这些事，若是家中的小妾都是这么进来的，那还不乱了？

有一贵妇道：“这些小媚妇，要我说就应该直接浸猪笼，免得别的女孩子学坏了。”

自有人附和。

掌珠叹了一口气，道：“不过，此事既然如此，为了我夫君的名声，也为了那崔家女的名声，也不能就这样下去了，她既然想给我端茶送水，那就来吧，自己拿着卖身契到我家角门来，我自是让她进来。”

掌珠的这席话在宴会结束后没几天，几乎所有的世家都知道了。

有人心中虽然觉得掌珠如此做有些狠辣，却也不再说什么，说来也是崔家女把人给逼急了。

有那心中不明白的，只觉得这姜少奶奶是在逼死崔家女，但凡要些脸面的女子都不会自降身份卖身的，但是崔家女又爱慕姜大爷，怕是只有一死了之。

一时间这风口又转向了崔家女，众人都等着看这崔家女如何行事。

周氏、宝珠等人知道以后虽然觉得掌珠这样做有辱崔家，但是心中却颇为解恨，尤其是周氏，这崔家周氏什么时候都不会看上眼的。

只可怜崔家女日日哭泣。

她要是拿着卖身契去姜家，不单单不要了脸面，更是承认掌珠说的那些话了，是她死皮赖脸地要进姜家的门……

崔家女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早知道就该前两年随了姜家的意，嫁了出去，偏

偏姜荷娘总是在耳边撺掇她，只说嫁入姜家生下长子如何如何的好……她一时迷了心窍……

现在形势如此，怕是崔家更不理睬她了，前几次也都是她厚着脸皮求来的，让她死肯定是不可能的，难不成真要自己灰溜溜地去姜家角门？那她还有什么脸面？

崔家女左想右想，最后只得传信给姜荷娘。

姜家这边因掌珠的一席话再次成为舆论的高峰，虽有些扬眉吐气的意思，但是姜老爷还是让姜夫人再三告诫掌珠，他们姜家一向低调，以后万万不可如此。

姜夫人自是应下，回头只说掌珠说得好，就连平常不怎么联系的姜二夫人也特意传话过来，直说掌珠很有气势。

有人高兴自然就有人不高兴。

崔姨娘在榴院气得直掉泪，只觉得是掌珠处处针对她，故意给她难堪。

崔姨娘哭着对姜荷娘道：“我不过就是劝了几句，她若是不愿意接人也就罢了，何苦把人家女孩逼到那种境地？真是心狠手辣。”

姜荷娘心中也颇为不高兴，又加上崔家女来信催，她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她自己已经十九了，本来家中给她相看了几门婚事，都被她拒绝了，偏偏太子那边也没有动静，姜荷娘现在哪里还有心思管崔家女，反正到这个地步，崔家女只有进门这一步了。

姜荷娘想了一下，道：“不如等到崔姑娘进门了，姨娘把她接过来吧，免得最后受大嫂的折磨。”

崔姨娘擦了擦眼泪，道：“她真的会来？”若是她早就一头碰死在柱子上了。

姜荷娘道：“不然，还真死啊？”

崔姨娘想了想，叹道：“等她进来再说吧，你大嫂会把人送过来才怪。”

姜荷娘也跟着叹气，她也没想到掌珠会如此狠，她本想借着流言让掌珠吃个暗亏，结果……总之，现在先把崔家女骗进来再说吧。

姜荷娘自是书信告诉崔家女，她来之后就在崔姨娘身边待着，和小姐一个样子，不必担心云云。

崔木槿接到信，又哭了一场，她又不是傻子，自然知道进了姜家门就不是自己做主了，哪里像姜荷娘说的那般容易。

崔太太拿过崔木槿手上的信，看了眼，没好气地道：“当初是看有七八分的可能进他们家门，才让你这样胡闹的，结果，你看看现在……”

崔木槿抢过信，冷笑道：“母亲不用说这些，我再胡闹若不是你们应下，我还真能搬出来不成？”

崔太太也是生气，道：“你是我女儿，我还不为你好？当初若是听我的……”

崔木槿马上道：“母亲还是别说这些没意思的话了，您和两位哥哥想借着攀高枝，相看的人不是病入膏肓的就是儿子比我还大的鳏夫。”

崔太太怒道：“你也别不知好歹，当寡妇总比当人家使唤丫头强，你要是生个儿子将来也就熬出头了。罢了，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你收拾收拾，明天送你去姜家。”

崔木槿虽然心中已经打算去了，但是听见自己的母亲这样说，还是惊讶地站起

来，眼泪不停地流下来。

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崔太太也是心疼，便劝道：“咱们现在有奴仆使唤，在外面也被人尊称一句太太、小姐，都是托了你哥哥的福……你为你哥哥办点事也说得过去。”

崔木槿道：“那是你，可没我什么事。”

气得崔太太也哭道：“我天天在外面看那个夫人脸色听那个太太闲言碎语的，还要笑着赔小心，到了自己闺女这儿，我也讨不到好，真不知道我造了什么孽。”

崔木槿只有抹抹泪坐在一旁，不看崔太太，这些话前几年对她说还有用，现在再听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说来她母亲虽只是崔寓的婢娘，但她是个嫡女，两个兄长又有出息，她想着自己比不上宝珠那些人，总也应该有个好去处，开始想着或许会嫁给个秀才、书生之类的，后来想着就是嫁给高门里的庶子也成……谁知道相看的那些人……她才起了其他的心思。

崔木槿心中是有苦说不出。

崔太太是个厉害的人物，不然崔家兄弟也不会还称呼她一声婢娘，也不过是哭两声，便又振作起来，对崔木槿道：“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你除了去姜家还有什么办法？”顿了一下，道，“你若是想假死……”

崔木槿有些期待地看着崔太太。

崔太太无奈道：“也不是不成，只是以后你怕是真的无父无母、无兄无弟了，到时候嫁到乡下当农妇吧。”

崔木槿冷哼了一声。

崔太太接着劝道：“就像那姜大小姐说的，你进姜家，先在少奶奶跟前安分一段时间，没准不用崔姨娘接你，你就被姜大爷看上了，将来生下长子，怕是姜少奶奶还要看你脸色呢。”

崔太太自是拣好听的说，崔木槿也只装着事情就这么简单，故意装作害怕的样子道：“我若进门了，被那毒妇害死……”

崔太太马上道：“你哥哥肯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你毕竟姓崔，姜家看在崔家的面子上也不会如此的，放心吧。”

崔木槿这才慢慢地道：“那好吧……只是，我这里也没有什么积蓄……”

崔太太笑道：“傻孩子，你哥哥和我早就准备好了，银子、衣服、首饰，保证你和嫁人一样，将来若是抬了房，你哥哥再送四箱子嫁妆进门，若是生了长子……甭说你哥哥了，姜家还不上赶着慰劳你啊。”

崔木槿这才露出几分笑意，好像事情就真的这么简单容易似的。

三日后，崔木槿坐着一辆小马车去了扬州姜家，一副如愿的模样，若有人问起来，崔木槿只说姜少奶奶开恩，准她伺候在身旁，姜少奶奶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众人本来心中鄙视，如此一听倒觉得这崔木槿果然痴情一片，自然有这种想法的多是文人墨客，那些世家贵妇只觉得崔木槿好手段，怕姜铎的后院以后也平静不了。

当晚，掌珠知道崔木槿如此行事后，只对姜铎道：“这崔家两兄弟真是能人，这个时候还能反败为胜。”

姜铎笑道：“崔家兄弟是吃过苦的，家中的顶梁柱又时常在宫廷内走动，他们想的自是比你全面些，用舆论造势。”说着摇摇头，道，“只可惜用在这上面了。”

掌珠道：“内宅就是内宅，他们也不过是帮崔家女这最后一回了。”

姜铎并不问掌珠打算对崔家女如何，只握着掌珠的手道：“后院有你，我是放心的。”

掌珠看着姜铎的大手，心中暖乎乎的，这个人是除了母亲她最亲近的人，更是现在唯一亲近的人，她心中不知不觉地依赖姜铎，也不自觉地投入感情，这感情更多的是亲情，或许还有一点中意，掌珠其实也不是很明白自己的感觉。

姜铎看掌珠发愣，笑着摇摇头，之前看着掌珠强硬，好似小大人似的，其实掌珠还是个小女孩罢了。姜铎也更多地发现掌珠的不同，有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成熟、沉稳、狠辣，更有小女孩的天真、单纯，姜铎觉得他迎娶掌珠是多么正确的一件事。

两人一时不说话，让气氛生了几分暧昧。

掌珠回过神来就觉得姜铎直愣愣地看着自己，脸上也染了几分红晕，只低着头。

姜铎看出掌珠的异样，更是觉得掌珠可爱，一把搂过掌珠，低声在掌珠耳边道：“你怎么了？”

掌珠脸更红了，嗔怪地看了眼姜铎，这个家伙肯定是故意问的，掌珠没好气地道：“没事。”

姜铎轻笑，一把将掌珠抱起来，令掌珠惊讶的是，姜铎将她放在了桌子上，好在屋中没有侍女，掌珠有些不知所措。

姜铎就喜欢看掌珠这个样子。

掌珠扶着姜铎的肩膀道：“快放我下来，这样成何体统？”

姜铎忍不住笑道：“真是厉害，还和我说起了体统。”

姜铎走近了两步，让掌珠两腿夹着他，掌珠只低着头，小脸都要滴出血来，姜铎也不戏弄掌珠了，一手扶着掌珠的腰，一手拿起桌上的灯柱，吹灭……

这一日，姜铎的这三个通房都恭敬地站在正房门外等着掌珠从松院回来，神情也颇为严肃，如临大敌。

掌珠见到石榴也“带病”请安，一点也不惊讶，她今天在松院还遇见了姜二夫人了呢。

掌珠甚至感觉竹院的气氛都冷了几分，心中忍不住暗笑，不过是因为崔家女今日来了而已。

事实上，昨天崔家女就来了，据说是一到扬州就马上过来给她请安，态度很是卑微，没有带一个丫鬟，只拿了几件衣服还有一点碎银子，真的拿着自己的卖身契，到了角门。

掌珠心中一叹，她想到过这个结果，只是没有想到崔家女就真的如此……不要脸面……

她自然是派人盯着崔家女呢，知道崔家女身边不仅仅这点东西，崔家女倒是懂得收敛锋芒，只是不知道这是崔家女的意思，还是崔家的意思。

好在，掌珠早就下令门房的人不能欺辱崔家女，让丫头把崔家女领了进来，先休息休息，说来她现在也没有见到崔家女呢。

掌珠马马虎虎地应付这三人，今天姜二夫人可是嘱咐了她好半天，什么要是不听话就打一顿卖出去什么的，不知道是真这么想的还是撺掇是非呢，总之掌珠心中已经很烦了。

眼前这三人欲言又止，应该是想见见这位痴情一片的崔家女吧，最后还是被掌珠打发走了。

这些人这么兴师动众，有些可笑，说来不就是个丫头吗？到底她要怎样对待崔家女，端看崔家女是怎么做的，不过这些人既然如此看重这事，那她就要反其道而行之。

崔木槿现在住在竹院奴仆所住的一处小屋里，好在是单间，左边的屋子就是唱月的住处，右边是竹院原本大丫头的住处。

崔木槿面上看似平和，其实心中没底，她突然间希望被这些人凌虐，到时候外面自然有人会帮助她。

崔木槿已经体会到了舆论的好处，一路上不少文人夸赞她，还有那些个不懂世事的女孩子羡慕她……

只可惜，不要说掌珠凌虐她，就是住在这边的奴仆也没有人对她大声小气的，对她就好像真的只是在对一个侍女。

崔木槿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只等着见掌珠。

偏偏她住在这里一连五天，掌珠也没有见她，而她的卖身契也被拿走了，崔木槿心中更是不安，向那些奴仆打听，也没有人说什么，只说少奶奶忙碌。

崔木槿又开始想找姜荷娘，只是她一个侍女，甭说出竹院，就是出了这个院落都不可能。

崔木槿着急，姜荷娘也着急，只是她也没有办法。自从她给崔木槿回了信件后，她就根本传递不出去消息了，姜夫人每日让她在松院帮忙刺绣，还派了个婆子在她身旁，姜荷娘连见崔姨娘的时间都没有，姜夫人毕竟是嫡母，姜荷娘根本就不能反抗，她倒是想装病，奈何她心中一直盼着自己进太子殿，若是生病了，万一传出她身体不好的流言怎么办？

姜荷娘只能按捺住心中的想法。

今日掌珠去松院请安，姜夫人便拉着掌珠说起二房嫡子姜铠的婚事。

说起来姜铠的身份其实很好，他父亲就是嫡子，他也是嫡子，母亲是莫家的女儿，若非有姜家的传言在前，姜铎又争气，这姜家哪还有姜铎什么事？

掌珠之前见过姜铠一两次，是个颇为骄傲自负的少年，倒是符合大家少爷的身份，就是不知道性子到底如何了。

掌珠问道：“不知道铠弟娶了哪家的闺女？又定了哪日成亲？”

姜夫人笑道：“明年开春，日子还在商定中。说来，新娘也是你的姻亲，周家的二小姐周书慈，你妹夫的亲妹妹。她姑姑又是你婶娘……真是缘分。”

没想到是她，这周家钻营得倒是深，只是姜铠看着家世好，但是姜家做主的毕竟是大房……掌珠一愣，笑道：“这倒是好，之前倒是没有听说是她？”

姜夫人低声道：“这话也就是同你说，免得你将来在她面前说错话。你二婶娘其实并不满意这婚事。”语气中略带嘲讽地道，“她自诩嫡脉，几年前就开始挑儿